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狄公傳 第三十五回 審惡奴受刑供認 辱奸賊設計譏嘲

卻說周卜成到了堂口，向案前跪下說道：「革員周卜成，為大人請安。」狄公將他上下一望，不禁冷笑說道：「我道你身膺民社，相貌不凡，原來是個鼠眼貓頭的種子，無怪乎心地不良，為百姓之害。本部院素來剛直，想你也有所聞，你且將如何同曾有才狼狽為奸，搶佔良家婦女，從實供來。可知你乃革職人員，若有半句的支吾，國法森嚴，哪容你無所忌憚！」周卜成此時見狄公這派威嚴，早經亂了方寸，只得向上稟道：「革員蒞任以來，從不敢越禮行事。曾有才搶佔民間婦女，若果實有此事，革員豈不知悉。且該民人當時何不扭稟前來，乃竟事隔多年，控捏呈詞，此事何能還信？而且曾有才是張昌宗家的舊僕，何敢行此不端之事？革員雖經革職，負屈良深，還求大人明察。」狄公冷笑說道：「你這個狗才倒辯得爽快，若臨時扭捏，能到縣裏去，他媳婦倒不至搶去了。你說他是張昌宗的舊僕，本部院便不問這案麼？且帶他進來，同你訊個明白。」當時一聲招呼，也就將曾有才帶到案前跪下。狄公見他跪在堂上，便將驚堂一拍，喝叫：「左右！且將這狗奴才夾起來，然後再問他的口供。此案是本部院親目所睹，親耳所聞的，豈容你等抵賴！」兩旁威武一聲，早已大刑具取過上來，兩個差役，將曾有才之腿衣撤去，套入圈內，只見將繩索一收，曾有才當時「哎喲」一聲，早已昏死過去。狄公命人止刑，隨向周卜成言道：「這刑具在清河縣想你也曾用過，不知冤枉了多少民人。現在負罪非輕，若再不明白供來，便令你親嘗這刑滋味。你以本部院為何如人，以我平日依附那班奸賊麼？從來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，即使張昌宗有了過失，本部院也不能饒恕於他，況你等是他的家奴出身，還在本部院面前，巧言粉飾？」周卜成到了此時，哪裏還敢開口，只在地上叩頭不止，連聲說道：「革員知罪了，叩求大人格外施恩，完全革員體面。」狄公也不再說，復又命人將曾有才放在地上，用涼水噴醒過來。眾差役如法行事，先將繩子松下，取了一碗冷水，當腦門噴去，約有半個把的時辰，只聽得「哎喲」的一聲，說道：「痛煞我也！」方才神魂入竅，漸漸甦醒過來。曾有才自己一望，兩腿如同刀砍的一般，血流不止。早已上來兩個差役，將曾有才扶起，勉強在地上拖走了兩三步，復又命他跪下。狄公問道：「你這狗才，他日視朝廷刑法，如當兒戲，以為地方官通同一氣，便可無惡不作。本部院問你這狗才，現在郝乾廷老頭的媳婦，究竟放在何處？王小三子的妻子，與胡大經的女兒，皆為你搶去，此皆本部院親目所睹，親耳所聞，若不立時供出，即傳刀斧手來，斬你這個狗頭，使你命不活了，到了陰裏再作惡去吧。」曾有才此時已是痛不可言，深恐再上刑具，若不實說，那時性命難保，不如權且認供，再央請張昌宗從中為力便了。當時向上說道：「此事乃小人一時之錯，不應將民人妻女，任意搶佔。現在郝家媳婦，在清河縣衙中，其餘兩個人，在小人家內。小人自知有罪，惟求大人開一線之恩，以全性命。」狄公罵道：「你這狗殺才，不到此時，也不肯實吐真情。你知道要保全性命，搶殺人家的婦女，便不顧人家的性命了？」隨又命差役鞭背五□。登時差人拖了下來，一片聲音，打得皮開肉破。刑房將口供錄好，蓋了花印，將他帶去監禁。

然後又向周卜成說道「現在對證在此，顯見曾有才所為，乃你所指使，你還有何賴？若不將你重責，還道本部院有偏重呢。左有，且將他打五□大棍！」兩旁吆喝已畢，將他撕下褲子，拖下重打起來，叫喊之聲，不絕於口，如同犬吠。好容易將大棍打畢，復行將周卜成推到案前。周卜成哪裏吃過苦處，鮮血淋漓，勉強跪下，只得上前向狄公案前說道：「大人權且息雷霆之怒；革員在下，照直供來便了。」隨即在巡撫狄公大人堂上，當日如何夤緣張昌宗家，補了這清河縣缺，如何同這曾有才計議霸佔民產，如何看中郝乾廷的媳婦，指使曾有才前去搶奪，前後事情，說了一遍。狄公大人令他畫供已畢，跪在一旁，向著郝乾廷說道：「汝等三人可聽見麼？本部院現有公文一封，命差院同你等回去，著代理清河縣知縣，速將你媳婦並他兩人妻女追回，當堂領去。俟後地方上再有不法官吏等情，準你等百姓前來轅門投訴，本部院絕不看情，姑容人面。若差役私下苛索，也須在呈上註冊，毋得索要若干，亦毋許告狀人同差役等私下授受；一經本部院訪出，遂與受者同科治罪。」狄公說畢，郝乾廷與胡大經、王小三子等，直是在公案地下，磕頭如搗蒜的一般，說道：「大人如此厚恩厚德，小人們惟有犬馬相報了。」當時書吏寫好公文，狄公當堂又安慰他們一番，吩咐差人回去，不準私索盤費。又警戒了一回，然後將公文一封，交差奉去不提。

且說周卜成跪在堂上，狄公心下想道：「若不在這公案上羞辱張昌宗一番，他也不知道我的利害。惟有如此這般，方可牽涉在他身上。即使他在宮中哭訴，諒武后也不能奈何我怎麼樣。」主意想定，向周卜成道：「你這狗才，乃是清河縣地方上的縣令，誰知你知法犯法，加等問罪，以這案情而論，尚有餘年。我且問你，你還要死要活，好好照直說來。」周卜成當時聽了這話，復又叩頭不止說道：「革員自知罪惡難容，惟螻蟻尚且貪生，人生豈不要命，萬求大人開恩，饒恕革員的性命。」狄公道：「你既要命，本部院有一言在此，你若能行，便可免你一死，不然也不免了梟首示眾。」周卜成聽得狄公說到他可以活命，已是意想不到，還有什麼不肯行的處在？只見周卜成在地下叩頭請罪：「望大人吩咐，革員遵命便了。」狄公說道：「本部院也不苦你所難，因你等是張昌宗家裏的出身，動則以他為護符，若非本部院不畏避權貴，這他人家三個婦女，豈不為你等佔定；則他三家，有冤也無處伸了。雖有上憲衙門，也是告你等不準的。將何法術迎合張昌宗的意旨，張昌宗又如何保舉你為官，以及你如何仗張昌宗的勢力，做了這許多不法的事件，現在被本部院訪實審問出來，奏參革職，仍然是個家奴的來頭，才能做皇家的官吏了……將這話寫在紙旗上，明明白白，今日在本部院大堂上練熟，明日同曾有才前去遊街。凡到了一處街口，便停下一時，自己高聲朗說一遍，曉諭軍民人等知悉。你果能行此事，本部院便當法外施恩，稍全你的狗命；如其不然，刀下定不留情。」

周卜成聽了狄公這番言語，心下實是為難，若說不行此事，眼見得皇命牌子供在上面，只要他一聲說斬，頃刻推出轅門，人頭落地，豈不是自己白送自己的性命麼？然若立即答應，我一人無什麼礙事處，但在張昌宗那邊，乃是武后的寵幸之子，顯見他失了體面了。設或張昌宗動了一時之怒，反過了臉來，奏知武后娘娘，那時我也是個沒命的。心內正在躊躇，口中只不言語，狄公坐在上面，察景觀情，也知道他的用意，故意催促他說道：「本部院已寬厚待人，你反何為絕無回答，在你莫非怕張昌宗責罪你麼？可知這行此事，乃是本部院命你如此，如若張昌宗動怒，只能歸咎於本部院，與你絕無相干涉。既你這樣畏懼張昌宗，想必自知有罪，不願在世為人了。左右上來，代我將這狗奴才，推出轅門外，斬首示眾，以警目前為官不法者。」兩旁聽得狄公一說，當時吆喝一聲，早將周卜成嚇得魂飛天外，忙失聲叩頭哭道：「大人在上，權且息怒，革員情願遵大人命令做了。」狄公見他已經答應，隨即命巡捕差官，趕速造了一面紙旗，鋪在地上。命書吏給了筆墨，使他在下面錄寫。周卜成此時也無可如何，且顧自己的性命，不問張昌宗的體面，當時就在地上，手中執筆，從頭至尾，寫了一遍，呈上與巡捕、狄公大人觀看。狄公過了目之後，選用朱筆寫了兩行：「所寫乃是已革清河縣周卜成一名，因家奴出身，在張昌宗逢迎合意保舉縣令，食祿居位，搶佔婦女。所作所為，在任不該如此，大失朝廷法度，有玷官箴，今遇狄公巡撫，私訪察出，當堂口供，直言不諱，插標遊街，以示警眾。」底下一行所寫的是：「河南巡撫部院狄示。」這兩行字跡寫畢，命巡捕差仍將他帶去看管，然後退堂。

次日將近五鼓入朝，先在朝房見了元行衝，將這主意對他說明。元行衝聽了這話，也是此意。談話不多時間，忽聽殿上鐘鼓齊鳴，宮門大開，有值日內監，傳宣朝房文武上殿，隨班各奏其事。狄公隨班上朝面奏，周卜成該如何訊究，如何結案，又當如何發落，武太後娘娘一一準奏。狄公然後隨班出朝之後，回到巡撫衙門，案例行的公事辦畢，然後升堂。先將曾有才從監中提出，將昨日周卜成的話，對他說明。又將那面旗子取出，令書吏在堂上念了一遍，與曾有才聽畢，然後向他說道：「他尚且是個知縣人犯，犯了罪，還如此處治，你比他更賤一等，豈能無故開釋？本部院因他已經寬恕，若僅治你死命，未免有點不公之處。命你也與他一同遊街，凡他到了街巷，你先手中執著一個小銅鑼，敲上數下，俟街坊的百姓擁來觀看，命他高聲朗念。此乃本部院法外施仁，你苦怕死，便在大堂上先演一番，以便周卜成前來，同汝一齊前去遊街，不然本部院照例施行，令汝死而無怨。」曾有才當時聽了這番話頭，雖明知張昌宗面上難看，無奈被狄公如此逼迫，究竟是自己的性命要緊的，而且周卜成雖是革員，終是一個實缺的清河縣

知縣，他今既能夠答應，我又有何不可？當時也就答應一聲下來。狄公便命巡捕差官，取來了一面小銅羅，一個木鎚子，交給曾有才手裏，命他在堂上操演。曾有才接過手來，不知怎樣敲法，兩眼直望著。兩個巡捕差官走上前來，不知說出什麼話來，且看下回分解。